

警惕「證明自己」的陷阱

「證明自己」這四個字，乍一聽很積極勵志。我們也常聽到這樣的故事說：某人在某件事上付出超常的努力，最終證明了自己。但近幾年，我卻對這四個字有了全新的理解，準確地來說，我對這四個字充滿懷疑。

之所以突然想到這個話題，是因為最近在看內地大熱的綜藝節目《演員請就位2》，當中有一位如今一些觀眾不大熟悉的名字：溫崢嶸。名字雖然不熟悉，但如果看到她的臉，八十後九十後的觀眾基本都認得。早年，溫崢嶸出演了不少優秀的電視劇，演技也十分在線。

人如其名。雖然近年因為作品少、知名度下降，溫崢嶸拿到的初次評級並不高，但她非常堅定地表示，自己就是衝S卡（這檔綜藝中對演員的最高評級）來的。

她的表現，也襯得上她說的話。從電影《梅蘭芳》中的梅太太，到《上流寄生族》中的家傭，她都演繹得十分精彩。節目中的評判導演之一爾冬陞，兩次給她頒了S卡，表示對她的讚揚和肯定。

然而，她走得並不遠。在之後的一次演出中，她發揮失常，遲遲找不到狀態，得到了「用力過猛」、「求好心切」、「技術高於內心表達」的評價，最終遺憾離場。

淘汰感言中，堅定自信的她第一次流淚，她說：「面對給自己兩次S卡的爾冬陞導演，太想要表現好了，反而發揮失常。」接下來導演趙薇的幾句話，說中要害，令人深思。趙薇對溫說：「其實做演員恰恰不是我要有多努力，反而應該平靜下來，才能走進人物。」

說到這裏，為何我對「證明自己」抱有懷疑，答案呼之欲

浩瀚與渺小

黑洞是科學創造出來的「怪物」，它是一個宇宙深淵。黑洞的力量來自何方？其吸引力有多大？科學家曾經完整地見證了黑洞吞噬一顆大小相當於太陽的恆星的全過程。當這顆恆星受黑洞強大的吸引力作用，突然離開它自己運行的軌道，身不由己地被黑洞吸進去的瞬間，恆星立時發射出巨大的閃光，用物理學的科學語言講應該稱「近似光速移動的閃光物質」，可以推測黑洞的引力場有多麼巨大的力量，這種吞噬是多麼的驚心動魄。

黑洞是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的預言：過多的物質或能量集中在一處將導致空間坍塌，像魔術師的外套一樣吞掉萬物。這是愛因斯坦對黑洞下的定義，也有科學家對黑洞更直接的解釋可以用一個比喻：永久的監獄。這個監獄似乎是愛因斯坦打下的基石，因此就越發顯得牢不可破。

霍金認同愛因斯坦的定義，但有一道物理學中吸引人關注的難題，黑洞的成長，黑洞的信息儲藏，黑洞的真實屬性，黑洞能否突破？假設人進入黑洞之中會是什麼狀態？宇宙和太空，黑洞和人類似乎都在等待霍金回答。

霍金推開「新世界的大門」，是指霍金在黑洞研究上的新跨越、新認識、新理論。所謂新舊世界，我理解，在霍金之前，是把黑洞研究得「一片黑暗」，一切物質一旦進入黑洞就會被「消化」得無聲無息。而霍金卻發現了黑洞的「新世界」。看看霍金觀察到的，研究中的黑洞：霍金等人以量子力學為基礎，對黑洞做了更縝密的考察研究，發現黑

洞。因為當我們說「證明自己」的時候，往往省略了三個字：向別人。是的，把這句話說完整應該是：向別人證明自己。這個別人，可以是上司、可以是父母、或者任何人。總之，一旦我們過度關心自己在對方心中的表現，就會用他人的坐標來衡量自己。只要對方一個眼神肯定，我們就覺得自己的愛有意義。但一旦對方有點不滿意，我們可能就戰戰兢兢、懷疑自己。

但是，這時候你很可能不記得多問自己一句：他／她的評價標準就一定是對的嗎？他／她的看法真的那麼重要嗎？很多時候我們不知道，毀掉我們的，不只責怪和打擊，更有讚揚和期待。正如古話所言：殺君馬者道旁兒。

比起證明自己，我們更需要做的，是放下自己、忘卻自己、享受自己。



▲綜藝節目《演員請就位2》角色海报 資料圖片

洞會像「蒸發」那樣穩定地帶有規律地往外發射粒子，說明黑洞絕非「無情無義」，黑洞雖黑，但非絕對黑。他提出一個讓人更感興趣的大膽假設，就是人類進入黑洞之後會怎麼樣？在此之前，人們通常認為，人類一旦掉進黑洞就肯定會陷入「無底深淵」，無法逃脫。但是根據霍金的新理論，即便人掉進黑洞也不會憑空消失，而是有可能逃離出來。黑洞會不斷旋轉，人很有可能進入另一個平行宇宙，只不過，這個平行宇宙絕不是我們現在存在的宇宙，也就是說，人永遠無法真正「回家」。霍金開玩笑道：「雖然我熱愛太空飛行，但我也決不會做出這樣的嘗試。」

霍金還說，即便人死在黑洞之中，也不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極有可能「永生」。目前，僅在銀河系中的黑洞大約有一億個。吞噬比太陽大數百萬倍的宇宙恆星對一些黑洞來說都易如反掌，在宇宙的真空中，瞬間可能僅僅是地球上時間的幾十天，但也可能是人類生命的幾十秒鐘，那麼大的恆星就消逝了，遑論行星？這讓人不但覺得恐怖，似乎也覺得絕望；當然更多的人會覺得太不可思議，共同的感覺是人類太渺小了，渺小微小得不值得一提。

美國NASA繪製的巨大黑洞在吞噬恆星的概念圖，我的感覺像美國驚險的太空科幻探險片。但那些畫面都是真實的，很可能此時此刻正在發生。怎麼能不讓人覺得毛骨悚然呢？

（「霍金黑洞論」之六，標題為編者加）



如是我見
承言

第四波疫情正在社區蔓延，看着每天激增的確診個案，心裏充滿焦慮。對於家長來說，疫情的衝擊不只是影響出行那麼簡單，學校停課打亂了原來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孩子有學返終日在家，又不敢出門，如何安排孩子的生活也着實讓人心累。

家裏的孩子今年剛上幼兒園，本來一心想着孩子能夠到學校認識小朋友，開心地上課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不過，這樣美好的日子在今年只有一個月左右。隨着疫情的反反覆覆，加上十一月本港幼兒園出現上呼吸道感染情況，像我家這種年齡最小的孩子，今年更多的是在電腦面前成為「網癮少年」，只能對着電腦，似懂非懂地所謂的網課。

讓兩三歲的孩子上網課是非常荒唐的，無論對他的健康來說，或者從實際接受知識的效果來看，益處微乎其微。但這又能夠怎

麼辦？講到底，還是生命重要。每當學校停課，不少家長群就會更加活躍起來，我也開始明白為什麼上呼吸道感染最後會變成全港幼兒園的一個普遍現象。因為，只要停課，家長群裏便開始有人分享可以帶孩子去哪裏遊玩、哪裏的親子餐廳又打折了、哪裏的商場有小朋友可以玩耍的設施等等，而各種興趣班和補習班則照常營業，業務可能不亞於沒有疫情的時候。

如果你是一個聽政府話的家長，乖乖讓孩子留在家中抗疫的話，除非你有極大的能耐和時間教導孩子，否則大有可能那些有「冒險精神」家長的孩子會在疫情期間跑在前面，因為他們可能正常去補習，正常外出遊樂。

事實上，從社會資源的角度看，疫情在某種程度上加深了社會階層的教育不公現象。在疫情之下，「停課不停學」成為學校唯一授課的方式，不過，畢竟學校之間的教師資源以及教學資源終究有差別。我的親身經驗就是，資源好的學校每天都有安排網課以及網上作業，而資源不好的學校一周可能只

生還有幾位；另外一羣是清華二〇二〇年本科特等獎學金的十五名候選人，個個優秀過人。其中一位大三男生陳逸賢，顏值才華都頂呱呱，年僅二十歲已經在所學專業「天體物理」以第一作者身份發表了三篇論文，曾獲全國英語演講冠軍並出征國際公眾英語演講比賽（IPSC 2019）獲全球六強，還是清華藝術團合唱隊隊員。

內地高校畢業生連續六七年超七百萬，二〇二〇屆更達八百七十四萬，比香港總人口還多。僅廣東省去年參加就業的畢業生近五十四萬人。香港呢，據團結香港基金統計，二〇一七／一八年大學教資會資助學位+副學位+自資學位畢業生共約三萬三千個，不及內地的零頭。所以，香港年輕人到內地當「開荒牛」之說省省吧，況且灣區城市也並不「荒」。內地年輕人找工作都是自己拼，沒有政府送錢上門來請的。二〇二一年中央國家機關招錄公務員通過資格審查人數與錄用計劃數之比約為六十一比一，也就是說約六十人中錄取一人。至於大灣區，各地年輕人也都嚮往，門檻並不低。當然，只要是人才，哪裏都會受到歡迎，香港年輕人的機會是一樣的。

其二，香港年輕人到內地發展前景如何？先更正一些說法：前文提到的無人機「一哥」汪滔來自內地，是杭州人，港科大畢業後到深圳創業。他的導師李澤湘教授是湖南人，海外留學後來到香港。當初汪滔去深圳創業的原因，李教授很有發

言權。他指：香港的國際化教育令學生可訓練科研基礎和動手能力。而深圳產業鏈完整，硬件供應齊全。比如，設計機械人在科大要花近一個月才能完成一次換代，若在深圳加工只需一兩天。這也是香港與深圳優勢互補之處。

汪滔創業成功後，曾想哺育香港。二〇一五年大疆公司在香港科學園成立研發中心，聘請本港工程師。但終未能聘得足夠人才而遷回深圳，所招的也多是在港畢業的內地生。大疆不得不調整招聘職位：在香港只招聘專門店售貨員，在深圳及上海則廣招工程師。

眾所周知，在香港，倍受追捧的是醫、商、法三大科。自二〇一二年至二〇二〇年共有八十名DSE狀元，其中四十二名升讀醫科/環球醫學，其餘大多讀商科、法律。據特區政府統計，從事創科行業者二〇〇七年為二點六萬人，二〇一七年也不過三點七萬人。

香港浸會大學榮休教授周國正先生曾發文痛呼「短視與偏見是香港痼疾」，看表不看裏、看己不看人、看今不看古，終日纏繞於葛藤枝蔓之間，一葉障目，雖一樹而未見，更遑論整個森林了。李澤湘教授也認為「沒有實力不可怕，沒有遠見才是最大問題」。墨守成規的「公務員思維」、重小利而輕大義的「搵快錢心態」等等，值得香港反思。

那天去商場轉了轉，昔日的豪服華裳擺滿樓道，如同大賣場。但願這不會成為香港的縮影。

疫情下家長的苦惱

第四波疫情正在社區蔓延，看着每天激增的確診個案，心裏充滿焦慮。對於家長來說，疫情的衝擊不只是影響出行那麼簡單，學校停課打亂了原來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孩子有學返終日在家，又不敢出門，如何安排孩子的生活也着實讓人心累。

家裏的孩子今年剛上幼兒園，本來一心想着孩子能夠到學校認識小朋友，開心地上課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不過，這樣美好的日子在今年只有一個月左右。隨着疫情的反反覆覆，加上十一月本港幼兒園出現上呼吸道感染情況，像我家這種年齡最小的孩子，今年更多的是在電腦面前成為「網癮少年」，只能對着電腦，似懂非懂地所謂的網課。

讓兩三歲的孩子上網課是非常荒唐的，無論對他的健康來說，或者從實際接受知識的效果來看，益處微乎其微。但這又能夠怎

麼辦？講到底，還是生命重要。每當學校停課，不少家長群就會更加活躍起來，我也開始明白為什麼上呼吸道感染最後會變成全港幼兒園的一個普遍現象。因為，只要停課，家長群裏便開始有人分享可以帶孩子去哪裏遊玩、哪裏的親子餐廳又打折了、哪裏的商場有小朋友可以玩耍的設施等等，而各種興趣班和補習班則照常營業，業務可能不亞於沒有疫情的時候。

如果你是一個聽政府話的家長，乖乖讓孩子留在家中抗疫的話，除非你有極大的能耐和時間教導孩子，否則大有可能那些有「冒險精神」家長的孩子會在疫情期間跑在前面，因為他們可能正常去補習，正常外出遊樂。

事實上，從社會資源的角度看，疫情在某種程度上加深了社會階層的教育不公現象。在疫情之下，「停課不停學」成為學校唯一授課的方式，不過，畢竟學校之間的教師資源以及教學資源終究有差別。我的親身經驗就是，資源好的學校每天都有安排網課以及網上作業，而資源不好的學校一周可能只

生還有幾位；另外一羣是清華二〇二〇年本科特等獎學金的十五名候選人，個個優秀過人。其中一位大三男生陳逸賢，顏值才華都頂呱呱，年僅二十歲已經在所學專業「天體物理」以第一作者身份發表了三篇論文，曾獲全國英語演講冠軍並出征國際公眾英語演講比賽（IPSC 2019）獲全球六強，還是清華藝術團合唱隊隊員。

內地高校畢業生連續六七年超七百萬，二〇二〇屆更達八百七十四萬，比香港總人口還多。僅廣東省去年參加就業的畢業生近五十四萬人。香港呢，據團結香港基金統計，二〇一七／一八年大學教資會資助學位+副學位+自資學位畢業生共約三萬三千個，不及內地的零頭。所以，香港年輕人到內地當「開荒牛」之說省省吧，況且灣區城市也並不「荒」。內地年輕人找工作都是自己拼，沒有政府送錢上門來請的。二〇二一年中央國家機關招錄公務員通過資格審查人數與錄用計劃數之比約為六十一比一，也就是說約六十人中錄取一人。至於大灣區，各地年輕人也都嚮往，門檻並不低。當然，只要是人才，哪裏都會受到歡迎，香港年輕人的機會是一樣的。

其二，香港年輕人到內地發展前景如何？先更正一些說法：前文提到的無人機「一哥」汪滔來自內地，是杭州人，港科大畢業後到深圳創業。他的導師李澤湘教授是湖南人，海外留學後來到香港。當初汪滔去深圳創業的原因，李教授很有發

言權。他指：香港的國際化教育令學生可訓練科研基礎和動手能力。而深圳產業鏈完整，硬件供應齊全。比如，設計機械人在科大要花近一個月才能完成一次換代，若在深圳加工只需一兩天。這也是香港與深圳優勢互補之處。

汪滔創業成功後，曾想哺育香港。二〇一五年大疆公司在香港科學園成立研發中心，聘請本港工程師。但終未能聘得足夠人才而遷回深圳，所招的也多是在港畢業的內地生。大疆不得不調整招聘職位：在香港只招聘專門店售貨員，在深圳及上海則廣招工程師。

眾所周知，在香港，倍受追捧的是醫、商、法三大科。自二〇一二年至二〇二〇年共有八十名DSE狀元，其中四十二名升讀醫科/環球醫學，其餘大多讀商科、法律。據特區政府統計，從事創科行業者二〇〇七年為二點六萬人，二〇一七年也不過三點七萬人。

香港浸會大學榮休教授周國正先生曾發文痛呼「短視與偏見是香港痼疾」，看表不看裏、看己不看人、看今不看古，終日纏繞於葛藤枝蔓之間，一葉障目，雖一樹而未見，更遑論整個森林了。李澤湘教授也認為「沒有實力不可怕，沒有遠見才是最大問題」。墨守成規的「公務員思維」、重小利而輕大義的「搵快錢心態」等等，值得香港反思。

那天去商場轉了轉，昔日的豪服華裳擺滿樓道，如同大賣場。但願這不會成為香港的縮影。

香港：一葉之見與森林之懷



君子玉言
小杏

一眨眼進入十二月，二〇二〇年開始倒計時。香港第四波疫情再起，每日新增確診個案雙位數乃至過百例。上周三（二十五日）特首林鄭月娥到立法會作了任期內第四份施政報告。

因「泛民」議員已經「鬧辭」，在建制派佔絕對多數的情況下，立法會殿堂終於出現了罕見一幕：好好說話，說正經話。

場內做到了極其難得的理性議政、良性互動，場外仍然一如既往七嘴八舌。小城格外是非多，香港社會好好說話的場景並不多見，吵吵鬧鬧倒是常態。有批評有反對不要緊，只要言之有理都OK，不過香港太多令人哭笑不得的奇怪言論，這也是常態。那些毫無邏輯的胡噴本來不值一哂，但偏偏香港有人相信，久了習非成是，這又是常態。種種乖戾常態積累下來，成了香港社會的生態，進而影響到人的心態。

施政報告中有關兩地合作部分，在社交媒體上關注度居首的是「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該計劃鼓勵企業聘請香港的大學畢業生到灣區城市工作，政府提供工資補貼，名額二千個。具體為企業提供月薪一萬八千元，其中政府補貼一萬元；創科職位月薪至少二萬六千元，其中政府補貼一萬八千元。

就這樣又搭錢又費力的事，依然得不到喝聲響。有人說：不應把香港年輕人送去內地作「開荒牛」，「送走人才」。某「黨主席」稱，不應將香港產業優勢送往內地。他以大疆公司為例，說創辦人汪滔在港科大畢業後到內地創業，成為世界最大的無人機企業，但完全「益不到」香港。

忍不住想說一說。其一，內地缺人才嗎？最近，一羣年輕人引起眾人圍觀：一組是文昌航天基地的年輕人，其中嫦娥五號探月任務連接器系統指揮員周承鈺是一位二十四歲的貴州土家族姑娘。在文昌基地這樣的年輕女



▲大疆旗艦店是深圳歡樂海岸地標之一 資料圖片

生還有幾位；另外一羣是清華二〇二〇年本科特等獎學金的十五名候選人，個個優秀過人。其中一位大三男生陳逸賢，顏值才華都頂呱呱，年僅二十歲已經在所學專業「天體物理」以第一作者身份發表了三篇論文，曾獲全國英語演講冠軍並出征國際公眾英語演講比賽（IPSC 2019）獲全球六強，還是清華藝術團合唱隊隊員。

內地高校畢業生連續六七年超七百萬，二〇二〇屆更達八百七十四萬，比香港總人口還多。僅廣東省去年參加就業的畢業生近五十四萬人。香港呢，據團結香港基金統計，二〇一七／一八年大學教資會資助學位+副學位+自資學位畢業生共約三萬三千個，不及內地的零頭。所以，香港年輕人到內地當「開荒牛」之說省省吧，況且灣區城市也並不「荒」。內地年輕人找工作都是自己拼，沒有政府送錢上門來請的。二〇二一年中央國家機關招錄公務員通過資格審查人數與錄用計劃數之比約為六十一比一，也就是說約六十人中錄取一人。至於大灣區，各地年輕人也都嚮往，門檻並不低。當然，只要是人才，哪裏都會受到歡迎，香港年輕人的機會是一樣的。

其二，香港年輕人到內地發展前景如何？先更正一些說法：前文提到的無人機「一哥」汪滔來自內地，是杭州人，港科大畢業後到深圳創業。他的導師李澤湘教授是湖南人，海外留學後來到香港。當初汪滔去深圳創業的原因，李教授很有發

言權。他指：香港的國際化教育令學生可訓練科研基礎和動手能力。而深圳產業鏈完整，硬件供應齊全。比如，設計機械人在科大要花近一個月才能完成一次換代，若在深圳加工只需一兩天。這也是香港與深圳優勢互補之處。

汪滔創業成功後，曾想哺育香港。二〇一五年大疆公司在香港科學園成立研發中心，聘請本港工程師。但終未能聘得足夠人才而遷回深圳，所招的也多是在港畢業的內地生。大疆不得不調整招聘職位：在香港只招聘專門店售貨員，在深圳及上海則廣招工程師。

眾所周知，在香港，倍受追捧的是醫、商、法三大科。自二〇一二年至二〇二〇年共有八十名DSE狀元，其中四十二名升讀醫科/環球醫學，其餘大多讀商科、法律。據特區政府統計，從事創科行業者二〇〇七年為二點六萬人，二〇一七年也不過三點七萬人。

香港浸會大學榮休教授周國正先生曾發文痛呼「短視與偏見是香港痼疾」，看表不看裏、看己不看人、看今不看古，終日纏繞於葛藤枝蔓之間，一葉障目，雖一樹而未見，更遑論整個森林了。李澤湘教授也認為「沒有實力不可怕，沒有遠見才是最大問題」。墨守成規的「公務員思維」、重小利而輕大義的「搵快錢心態」等等，值得香港反思。

那天去商場轉了轉，昔日的豪服華裳擺滿樓道，如同大賣場。但願這不會成為香港的縮影。

廟街寂寥



市井萬象

廟街夜市是中外遊客體驗香港道地生活文化的好地方。這裏有粵曲迷作即興演出、歌手唱粵劇和廣東流行曲，還有風水算命攤檔，所以又被稱為「平民夜總會」。如今因疫情影響，遊人寥寥可數，生意冷清。圖為一相士愁坐等生意。

圖、文：遂初

